

论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基础、条件和过程

□ 侯丹娟

摘要:相对于个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社会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有其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然而,当前鲜有学者就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在厘清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概念的前提下,本文认为:“现实的人”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其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总体而言,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发展过程包括:氏族社会的萌芽期、国家出现后的长足发展期和共产主义时期的充分发展期三个阶段。

关键词:教育需要;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发生学

作者简介:侯丹娟,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华北电力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和国外公民教育。(北京 102208)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7)02-0020-03

相对于个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社会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有其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然而,当前学界侧重于从意识和价值层面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事实发生的主观条件,鲜有学者就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展开深入分析。那么从发生学视角^①来看,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

一、什么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

弄清“社会”的含义是回答“什么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这一问题的前提。

从词源上看,在中国古代,“社”是用来祭神的地方,“会”为聚集之意,后来两字连用意指人们为祭神而集合在一起。有时“社”也指志同道合者集会之所,如“文社”“诗社”;或指中国古代地区单位,如“二十五家为社”。在西方国家,“society”源自于拉丁语“socius”一词,是“伙伴”的意思。当今我们所使用的“社会”一词来自日本学者对“society”的翻译。在社会学中,社会指的是由有一定联系、相互依存的人们组成的超乎个人的、有机的整体。马克思认为:“应该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1](P121)}社会是“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2](P993)},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P408)}。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人们通过交往形成的社

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

相对于个人,社会作为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有其共同利益。这一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4](P163)},即社会中所有个人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实际上也就是所有个人利益中的共性部分。社会利益由于事关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必然需要得到每一个人的维护和发展,需要人们思想和感情的和谐一致。正如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一文中所言:“社会是一些循着共同的路线、具有共同的精神并参照共同的目的而活动的个人聚集在一起而成的。这种共同的需要和目的,要求日益加强思想的交流和感情的和谐一致。”^{[5](P16)}同时,由于社会对个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个人发展离不开社会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思想资源和文化传统,因此,社会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维护人们的共同利益,从而促进个人的发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思想意识、价值观教育把社会成员凝聚为一体,或通过教育的方式把社会成员凝聚在某种思想价值观念等的周围。因此,本文认为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就是指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依赖和要求。

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来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以国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为核心。这是因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

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6](P186-187)} 国家是一个产生于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较强抽象性的权力机构。因此,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必然包含以政府为核心的国家权力机构的思想教育需要。而以政府为核心的国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虽然不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全部,但由于国家所处的地位,使得国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成为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核心,对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具有决定、导向和制约等作用。

从社会与个体的关系来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建立在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基础上,但它并非是后者的简单叠加,而具有不同于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独特性质:首先,它比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内容上要丰富得多;其次,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具有独立于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和制约着后者的产生和发展。

二、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基础

“现实的人”是社会形成的前提,同时也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人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出现和发展的前提,他们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7](P146)} 没有了人,社会就成了空洞的抽象物,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作为人的需要,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层面上,必然以人的产生为基础。但这里所说的“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因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8](P404-405)}。换句话说,“现实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9](P151)}。简言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基础是“现实的人”,是介入社会关系的人、社会化的人、能动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中的人”^{[10](P153)}。只有当人成为“现实的人”,社

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才能产生,没有“现实的人”的出现,就没有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原始发生。因此,“现实的人”的产生,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基础。

三、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条件

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古猿不需要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思想教育活动来维持群体的团结与协作,因为它们同自身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11](P56)},它们依靠本能进行活动。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古猿开始向人类进化。“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2](P158)} 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本身“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13](P147)}。人类正是在迫于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产生了语言、意识和社会关系。而为了使彼此之间能够更好地协作以维持其生产和生存,就需要有一种能够统摄个体的信念、信仰的“社会共同意识”,并将这种“社会共同意识”广泛传播给社会成员,从而使人们在行动中能够产生共同的方向,这促使了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原始发生。然而,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绝非仅仅停留在原始发生的水平上,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新的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不断产生和丰富。从根本上来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上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4](P2)} 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实际能力,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三个实体性要素。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三项内容。经济基础是指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三个方面。上层

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四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促使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不断变化。由于“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15](P160)},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也随之发生变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为了保护 and 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以及维护处于同一社会阶段的人们的共同利益,必然要求社会机构将已经形成的适应于经济基础的新的意识形态转变为“集体意识”传播给大众,以使社会成员在思想意识方面形成共同的信仰和情感,并在行动上保持共同的方向。

四、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过程

从上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伴随着“现实的人”的出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多而逐渐形成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生成发展过程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氏族社会时期,产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萌芽。在氏族出现以前,家庭是“唯一的社会关系”^{[16](P159)},人类的活动围绕家庭而展开,而教育活动主要以生产为主。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这时期并未产生。“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17](P159)},以血缘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氏族出现了,而且“氏族作为社会单位出现以后,氏族、胞族和部落这整个社会组织就怎样以几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因为是天然性)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来”^{[18](P108)}。氏族、胞族、部落这三种集团代表不同的血缘亲属关系,均属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在氏族时期,“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19](P148)},因此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一致。氏族制度“十分单纯质朴”^{[20](P108)},这一时期没有系统的、复杂的公共机构,习俗成为调节氏族成员关系和解决一切氏族问题的主要方式。而氏族习俗的传承便促使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氏族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氏族成员学会“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21](P98)}。还有通过宗教或崇拜仪式以培养氏族成员共同的观念,从而增强氏族内部的凝聚力。实际上,氏族时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仍处于萌芽时期,其内容较为简单,主要是通过语言传递将氏族

内部的习惯和风俗进行传播,让人们了解并自觉遵守,从而维护氏族内部的统一和团结。

第二,国家出现后,以国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为核心的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得到长足发展。“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22](P185)}当生产力、分工和人们之间的交往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氏族内部出现了剥削的富人与被剥削的穷人之间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不断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最终,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被以地缘为纽带的国家替代了。此后,共同利益采取了“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23](P164)}。所谓的“共同利益”实际上成了统治阶级谋取阶级利益的幌子,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地位是国家的第一要务。在这一目的的驱使下,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展现出很大程度的依赖和要求,而政治价值观的宣传和再生产成为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需要。国家需要通过教育的途径宣传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以及宗教法律意识,论证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唤醒和维持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并增强民众对统治阶级的认同感,最终达到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利益的目的。因此,自国家出现开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逐渐成为人类一项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需要,且以国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为核心得到长足发展。

由于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4](P84)},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内容有所区别。但从总体上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内容主要有:宣传有关国家的基本知识,包括公共权力机构的功能及运行规则、意识形态;增强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支持度和认同感;提升民众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的能力,等等。与此同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还需要维持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国家还需要培养民众的社会公德观念,并引导、激发和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从而推动社会有序发展。

第三,共产主义时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开始充分发展。“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25](P190)}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下转第 35 页)

正、民主、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梦想;中国梦是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坚持让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相互碰撞和交融的梦想。实现中国梦,我们不会走掠夺他国资源的老路,不会走侵略他国的绝路,也不会走霸权主义的邪路;我们走的是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在全球化的潮流下与世界各国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寻找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决策者、贡献者,为中国梦的实现营造和平、和谐的氛围。

综上所述,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机制是由需要促进、思想引导、制度保障、创新驱动、主体能动、继承借鉴机制构成的多维动力系统。其中,需要促进是出发点,思想引导是方向,制度机制是外部条件,创新驱动是必要条件,主体能动性是中心环节,继承借鉴是重要条件。我们应充分发挥相应机制动力,不断完善这一动力系统,进而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 [1] 李忠杰.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1-1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4.
- [6] 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七论同心共筑中国梦[N].人民日报,2012-03-27.
- [7]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 欧阳实.实现“中国梦”需借鉴别国经验与教训[N].光明日报,2013-03-21.

责任编辑 罗 佳

(上接第22页)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6](P422)}。这一联合体是“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27](P190)}。马克思、恩格斯将这样的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政党、没有政权,个人摆脱了阶级的压迫和束缚,摆脱了人对人的一切统治和支配,因此国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必要。共产主义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28](P267)}。所谓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9](P123)}。所谓自由发展,就是一个人的发展,不再“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30](P257)},不再受“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31](P287)}的约束,而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当作原则。因此,培养人的个性自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需要。在共产主义时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内容主要包括: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影响个体的生活态度;促进个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牢固的理想、信念和信仰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等。

注 释:

①发生学是研究事物或思维的发生规律,即某一事物或思维从无到有的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发生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考察事物或思维产生的前提、基础、条件、过程。

参考文献:

- [1][29][30][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3][6][18][20][21][22][23][25][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7][9][10][11][12][13][15][16][17][19][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24][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朱 雁